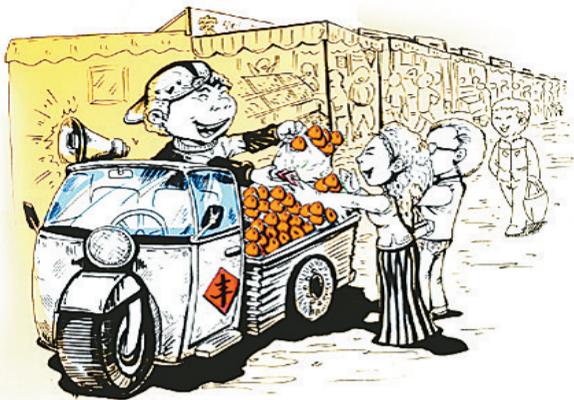


生活短镜头

街头，那些有尊严的人生



□陈爱莲

那天，走到滨河路涵洞口，看见一辆三轮车，车上半车厢金黄的橘子，带着青绿的枝叶，很诱人。“沙糖橘沙糖橘，两块钱一斤……”喇叭里吆喝声循环往复。卖橘子的是个年轻男子，个子稍低，正弯腰把橘子从车前捡到车后。当他手扶车帮走动时，我心里震了一下：他的右腿软软的，右脚几乎不能着地。他是个残疾人！

我下意识走过去，问他橘子甜不甜。他说：“这是新摘下来的，没经过存放，有一点酸；那种甜得很的是打了甜蜜素的。”我拣好半袋橘子，称了称，7.3元。给他10元，他找给我3元，说3毛不要了。我不忍心，找出一个5角的递给他，他有点羞涩地说：“真不要了。”他这一笑，我注意到他的年龄应该不到30岁，脸上还留有青春痘的疤痕。我的心颤了一下。

不知道这个男孩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，经历了怎样的挣扎，最终，他真诚、羞涩地站在三轮车旁，在冬天的寒风中讨生活。

这是有尊严的人生。一种对生

命的敬畏油然而生。

上周末，当我顺着交通路走到新大新商场前，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，中等个儿，齐耳短发，黑色小棉袄，黑裤子，打扮得朴素利落。她面前一个鼓架上支着一面小鼓，她右手以鼓槌击鼓，左手微微上举，击打筒板。小鼓“咚咚咚”，筒板“呱嗒”响，那妇女开口唱道：“战鼓吹，筒板打，太阳出来似盆花，照到山西阎家洼，有一人姓阎叫阎坤，娶妻陈氏到了家，生下一子叫阎毅。阎毅的爹爹去了世，老夫人守寡受苦把儿拉扯……”往下听，她唱的是那出经典的《拉荆笆》。商场前面人来人往，那妇女气定神闲，吐字清晰，唱腔婉转，有时一个转音，转了几转，颤颤悠悠，犹如一片雪花在空中沉沉浮浮。有人朝鼓架前面的小盆里投入硬币纸币时，那妇女微微点头致谢。我驻足凝神，听了许久。我父亲也说过大鼓书。他早先是我们大队剧团的，剧团解散后，他分到一面牛皮鼓和一副筒板。农闲时，常有人捧掇我父亲来一段。父亲同意后，那些爱热闹的便自告奋勇扛着家活儿，鸣锣开

道，到村中那棵老柳树下摆开场子。父亲的大鼓书大多是武侠故事，比起这位妇女，父亲的唱腔少了婉转，多了铿锵。眼前这位妇女是不是也是从剧团走出来的？她站在街头开唱，是因为急需用钱还是不忍心丢了老本行？时隔30多年，在热闹的都市街头又听到这传统的大鼓书，我好感动。我弯腰把两元钱放进小盆里。这不是施舍，是敬重。

夏天，辽河路两边的合欢树开花了，粉红俏丽。树下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在卖鞋垫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脚边一个竹匾，匾里摆着纳好的鞋垫。鞋垫有绣花的，绣的梅花、牡丹、月季等，有不绣花的，粗朴的棉布一层层叠加，再用针线纳一遍，那针脚，一行行，一排排，细密匀称。老太太戴着老花镜，低头纳鞋垫，有人问价，她抬起头：“绣花的15元，不绣花的6元。”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年男人笑着说：“有点贵啊，老太太。”“你看看我这鞋垫，吸汗，透气，穿着舒服。”那男子笑笑，买走一副棉布千层底儿。我很想把合欢树下低头纳鞋垫的老太太拍成照片，这是厚重的生活。

大雪天街头卖烤红薯的老头，火炉里的红薯散发着诱人的气息；“砰”的一声响，香气四处弥漫，这是炸玉米花的一对老夫妻开市了；穿梭在夜市街头，20元一首请人点歌的大学音乐系女孩……我从街头走过，收获了太多感动。这些平凡的小人物，让我想起在贫瘠和瓦砾中生长的小草，即使艰难，也不放弃向上，让生命靠近阳光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。这花朵虽然微弱、暗淡，但却散发着光芒和馨香，让我们生活着的人间，多了亮，多了暖。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

我那双手残疾的母亲

□朱天泉

我那双手残疾的母亲，今年85岁了。

母亲4岁那年，像大人们一样围着火盆烤火的时候，由于不慎，两臂张开跌向火盆。当时，外公和外婆不在旁边，等到大舅发现时，母亲已被烧得昏迷过去。命是保住了，可是她的左手烧得只剩三个手指头，右手仅剩下大拇指。

双手残疾的母亲，在灾难和不幸面前没有畏缩，她微笑着与命运抗争，高高扬起不屈的生命风帆。喂养孩子、洗菜、做饭、洗衣、扫地，一天到晚，年复一年。每天清晨，当我们兄妹还在睡梦中，母亲已早早起床。她先把牛牵引到场上吃草；然后，一边把猪、鸡、鸭、鹅等家禽畜喂一遍；同时还要打扫卫生、生火做饭。那时父亲在外工作，家里缺劳动力，农忙时节母亲便要和田上的男人们一样，到田间地头干农活。驾牛犁田、施肥、挑小麦捆子，她样样农活都拿得起。母亲左手仅剩三个手指头，抓镰刀也就格外费力，割稻、割麦、砍油菜时，她先用左手干一会儿，手酸抬不起来时就将镰刀绑在右胳膊上，两手反复交替，但她干活的速度可比别人快多了。在那个没有实行计划生育、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，母亲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七个，一定吃了很多苦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村上的人纷纷把注意力从耕地上移开。我们家也随潮流，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长毛兔，最多的时候有50多只，收入很可观。那时候我放学一回家，就拎筐到野外打草。周末，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大家一起拔兔毛。母亲的绝活就是腌制腊菜（豫东南咸菜的一种，书面语叫“雪里蕻”）。每到立冬前后，母亲就从菜园子里背回来成捆的原菜。她仔细挑选，然后剔去外层的老叶，漂洗干净，挂起晾干。制作的时候，母亲先在缸底撒一层大粒盐，接着把菜根部朝外叶子朝里码一圈，然后再撒盐，再码菜，直至码满了一缸，最后用塑料布密封，经过半个多月，即可食用。打开缸，清香弥漫小屋。亲朋好友都喜欢吃，到我家串门，临走时，总是带上一大包。大家都说母亲有一种特殊的“手气”，所以她制作的腊菜才特别香。许多食堂和酒店，专程到我家来买腊菜。为此，腌菜的季节母亲经常昼夜劳作，院子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装满腊菜的缸。

腊菜、长毛兔，为我家增收很多。母亲用辛勤的汗水，换来我们家收入的相对宽裕，大家有饭吃、有衣穿。住房从草房、土坯瓦房、砖瓦房，再到砖混楼房，条件一步一步不断改善。兄弟姐妹都有机会通过读书，去实

现自己的理想。

识字不多的母亲，深谙处世之道。我上大学的前夜，母亲来到我的床边，告诉我：“你明天就要走了，一个人在外，要小心啊，妈没别的，教你一句话，‘嘴稳手稳，到处安身’，今后可要记住啊！”现在想来，“闲时静思自己过，平时莫论他人非”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”等，其实和母亲教给我的那句话是一致的。

时光如梭，现今兄弟姐妹已陆续离开老家。母亲因为饮食清淡，长期劳动和锻炼，所以身体一直很好，眼不花、耳不聩、血压不高，行动非常方便。十年前，父亲因病去世。不久，母亲便一个人搬到妹妹以前在学校所住的小院子里。在那里，母亲快乐地生活着。学校里的孩子们非常喜欢她，课余时间，他们经常像小鸟一样，偎依到她身边，叽叽喳喳，小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。当孩子们摸她的手时，母亲总会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，教育孩子们要听大人的话。

我经常去看母亲，顺便总是要买一些吃的孝敬她。母亲见了总是责怪，说价格太贵，吃得太多不利于健康。其实我明白，母亲是不愿意子女为她花钱。一向勤俭节约的母亲，花一分钱都是要反复掂量的。

母亲渐渐老了。经常和她在一块闲聊的老年人纷纷劝她去办个残疾证，以便享受个“低保”，或者得个政府救济，她却始终不肯。母亲总是说，她养活了这么多孩子，应该由子女承担赡养义务，不能给党和政府添任何麻烦。

我那双手残疾的母亲，她以自强不息，抒写着生如夏花的美丽篇章，激励着我自立、坚强地走向前方……

美好人间

病房里的春天



□张智超

老爸的心脏病又犯了！

老爸这病是老毛病，平时好眉好眼的，一犯起来真吓死人，上次犯病就让我们全家人担惊受怕了两周才出院。这次，紧张、忙碌、令人提心吊胆的医院生活又开始了。家里人手不足，我这个家里的老幺只好对正上高中的儿子撒手不管，白天跟老妈哥哥轮流，晚上就我一个人到医院伺候我的老爸。

医院的条件还算不错，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也很好。只是老爸的日常生活起居什么的，都需要我精心照料。碰到我不是很方便的时候，同病室的病友家属就过来帮忙。不管哪家病友的探病亲属拿来

好吃的，都互相分给另外两家人吃。虽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，但感觉我们就像一家人那样亲密融洽。

这天晚上，我陪老爸去体检，错过了打开水的时间。回病房后才想起来，一掂开水瓶，沉甸甸的，接得满满的。原来，我推着老爸去体检后，病友看到打开水的时间到了，我们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，就顺手把我们的茶瓶也掂过去接满开水。刹那间，我的心里暖暖的，但我知道，道谢是多余的，只有对病友们微微一笑，病友们也报之以微微一笑。

伺候老爸吃过药，扶他慢慢躺下。也许真是岁数大了，不一会儿，老爸就睡着了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病友们都不再说话，走动也都蹑手蹑脚，唯恐打扰了老爸。新入院的那个病友拿过来一条被子，小声说：“老爷子是不是盖得有点薄，这个先给他盖上去吧，我们今晚用不着！”还没等我有动作，他已经轻轻地将被子盖在老爸身上，然后冲我一摆手，就回到了他的病床上。

夜已深了，爸爸发出均匀的鼾声。那位病友的妻子一边轻轻地给丈夫捏腿，一边在丈夫耳边低声絮

语。说的什么，我听不到，但我可以看到那个病友脸上露出的笑容，可以感受到他们两口子之间的温馨。我轻轻走近病友，满怀感激之情地说：“你们真好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大家才好！”病友们笑呵呵地说：“能聚在一起，就是缘分，大家互相有个照应都是应该的。”

平凡的普通人，感人的温馨画面。虽置身医院，外边寒气逼人，病房里却是春意盎然。



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《漯河晚报》副刊微信公众号“人文沙漠”，阅读美文、感悟生活，了解文化漯河！



“为小人物立传”栏目征稿：

大千世界茫茫人海，千千万万小人物组成了广阔的社会生活。请用文学笔法为身边的小人物立传，抒写他们的光荣与梦想，他们的价值坚守、责任和担当，让小人物们的光芒被文字擦亮。征文要求写真真人真事，最好配有照片。

投稿邮箱：13938039936@139.com